

明

史

明史卷三百八十二

忠義傳

忠義七

范景文字夢章吳橋人父永年南寧知府景文幼負  
器識舉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東昌推官以名節自  
勵苞苴無敢及其門歲大饑盡心賑救闔郡賴之用  
治行高等擢吏部稽勲主事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  
泰昌時羣賢登進景文力為多尋乞假去天啓五年  
二月起文選郎中魏忠賢歷魏廣徵中外用事景文  
其同鄉也不一詣其門亦不附東林孤立行意而已  
忠賢惡御史李應昇黃尊素周宗建蔣允儀張慎言

欲以年例出之外景文持不行視事未彌月謝病去  
崇禎初言者交薦召為太常少卿二年七月擢右僉  
都御史巡撫河南練兵繕器大為保障計未幾京師  
戒嚴率所部八千人勤王餉守自齋十二月望抵涿  
州四方援兵多剽掠獨河南軍無所犯尋移駐都門  
再移昌平遠近恃以無恐帝知其足任明年三月擢  
兵部添注左侍郎練兵通州景文在河南知民苦徭  
役力為釐革慮代者更己法上疏極論其害請令有  
司實行一條鞭法徭役俱歸之官而令民稍助其費  
供應以市直平買不立官價名帝令永著為例時通

鎮初設兵皆召募景文綜理有法軍特精居二年以  
父喪去官七年冬起南京右都御史未幾就拜兵部  
尚書泰贇機務屢遣兵戍池河浦口援廬州杞滌陽  
有警輒發節制精明常與南京戶部尚書錢春以軍  
食相訐奏坐錫秩視事已叙援勦功復故秩熊文燦  
撫張獻忠景文言獻忠當散衆歸耕或靜俟徵調乃  
益市馬造舟簡軍士整器械此其謀已測帝不納獻  
忠卒叛去十一年冬京師戒嚴立遣兵入衛楊嗣昌  
拿情輔政羣臣力爭俱被譴景文乃偪同列合詞論  
赦帝不悅詰首謀者景文引罪且以衆論僉同為言

帝蓋怒削籍為民廷臣累薦十五年秋召拜刑部尚書未上改工部入對帝迎勞曰不見卿久何癯也時中外多故景文拮据勞瘁日入不獲休十七年二月命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帝謂景文曰朕知卿久今急而用卿恨晚卿尚勉之景文請釋繫獄張國維郭景昌等帝立從其言李自成兵漸逼有請帝南幸者命集議閣中景文曰固結人心堅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及都城陷急趨至宮門遇宮人曰駕出矣復趨朝房賊已塞道從者請易服還邸景文曰駕出安歸就道旁廟中草道疏復大書云身為

大臣不能滅賊雪恥死有餘恨遂至演象所拜辭闕  
墓赴雙塔寺旁古井死蓋猶謂帝南幸也福王時贈  
太傅謚文忠

皇朝順治九年

世祖章皇帝表章前代忠臣所司以景文及倪元璐  
李邦華王家彥孟兆祥父子施邦曜凌義渠吳麟徵  
周鳳翔馬世奇劉理順汪偉吳甘來王章陳良模申  
佳循許直成德金鉉二十五人名上

命所在有司各給地七十畝建祠致祭且予美謚景  
文謚文忠

倪元璐字玉汝上虞人父凍歷知撫州淮安荊州瓊  
州四府有當官稱天啓二年元璐成進士改庶吉士  
授編修冊封德府移疾歸還朝出典江西鄉試及復  
命則莊烈帝踐阼魏忠賢已伏辜遺黨楊維垣輩獲  
持舊局力托東林維垣上疏並致東林崔魏元璐憤  
崇禎元年正月抗疏曰臣頃閱章奏見攻崔魏者必  
與東林並稱邪黨夫以東林為邪黨將以何者名崔  
魏崔魏既邪黨矣擊忠賢呈秀者又邪黨乎哉東林  
天下才藪也其所宗主者大都樹高明之幟而或繩  
人過刻持論太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

可且天下議論寧假借必不可失名義士人行己寧矯激必不可亡廉隅自以假借矯激為大咎於是彪虎之徒公然背畔名義決裂廉隅連篇頌德匝地建祠頌德不已必將勸進建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覓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充此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乃議者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己甚之論苛責吾徒所謂外也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屢奉明綸俾之酌用而當事者猶以道學封疆持為鈇案毋亦深防其報復乎然臣以為過矣年來借東林媚在魏者其人自敗何待東林報

復若不附在魏又能攻去之其人已為截矣雖百東  
林烏能報復哉舊輔臣韓爌陛下已鑒其清忠舊祠  
臣文震孟陛下已許其起用乃朝論猶扼之何也至  
逆奄所毀書院宜并修復蓋書院生祠相為勝負生  
祠毀書院豈不當復時柄國者悉忠賢餘黨疏入以  
論奏不當責之於是維垣復上疏駁元璠為謬元璠  
再疏曰臣前疏原為維垣發也陛下明旨曰分別門  
戶已非治微曰化異為同曰天下為公而維垣則倡  
為孫黨趙黨熊黨鄒黨之說是陛下於方隅無不化  
而維垣實未化陛下於正氣無不伸而維垣不肯伸

臣冒昧有言蓋謂維垣效忠告不圖以臣為謬也維垣怪臣盛稱東林以東林常推李三才而獲熊廷弼也抑知東林中有力擊魏忠賢之楊漣首劾崔呈秀之高攀龍乎忠賢窮凶極惡維垣猶尊稱之曰啟臣公啟臣不愛錢啟臣知為國為民而何責乎三才五虎五彪之罪刑官僅擬削奪維垣不駁正又何誅乎廷弼雖垣又怪臣稱盛韓爌夫舍爌昭然忤瑞之大節而加以說情罔利莫須有之事已為失平至廷弼行賄之說乃忠賢借以誣陷清流天下誰不知而維垣猶守是說乎維垣又怪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忤

璫削奪其破帽策蹇做蟒玉馳驛語何可非維垣試  
觀數年未破帽策蹇之革較超階巖級之倚孰為榮  
辱自此義不明畏破帽策蹇者相率而頌德建祠希  
蟒玉馳驛者至呼父呼九千歲而不作可勝嘆哉維  
垣又怪臣盛稱鄒元標夫謂都門聚講為非則可謂  
元標講學有他勝則不可當日忠賢驅逐諸人毀廢  
書院者正欲箝學士大夫之口恣行不義耳自元標  
以為學見驅而逆璫遂以真儒自命學宮之內儼然  
揖先聖為平交使元標諸人在豈遂至此維垣又欺  
臣假借矯激四字夫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頌

德建祠使有一人假借矯激而不頌不建豈不猶賴  
是人哉維垣以為真小人待其滿貫可攻去之臣以  
為非計也必待其滿貫其敗壞天下事已不可勝言  
雖攻去之不亦晚乎即如崔魏貫滿久矣不遇聖明  
雖攻去之維垣終以無可奈何為頌德建祠者解臣  
以為非訓也假令呈秀一人舞蹈稱臣子逆瑞諸臣  
亦以為無可奈何而從之乎又令逆瑞以兵劫諸臣  
使從叛逆諸臣亦靡然從之以為無可奈何而然乎  
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為對案臣謂正

當以崔魏為對案也夫人品試之崔魏而定矣以崔  
魏定邪正猶以明鏡別妍媸維垣不取證於此將謂  
此中尚有人物乎總之東林之取憎于逆璫獨深其  
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其被抑之苦不當毛舉其  
尺寸之瑕乃歸逆璫以首功代逆璫而分謗斯亦不  
善立論者矣疏入柄國者以互相詆訾兩解之當是  
時元允雖強其徒黨猶盛無敢頌言東林者自元璠  
疏出清議漸明而善類亦稍稍登進矣元璠尋進侍  
講其年四月請燬三朝要典言挺擊紅丸移宮三議  
闕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于逆璫其議可兼行  
其書必當速毀蓋當時起議與盈庭互訟主挺擊者

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  
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幾先爭移宮  
者持平于事後數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瑞  
未用之先雖甚水火不容頃荒此一局也既而楊連  
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于是逆  
瑞殺人則借三素羣小求富貴則借三素經此二借  
而三素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正其  
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綱已密而猶疑有遺鱗  
勢已重而或憂其翻局崔魏諸奸始創立私編標題  
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此免死他年

卽上公之鈇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  
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  
今為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臣謂翻卽紛竊改  
亦多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閹豎之權而役史臣之  
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  
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  
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手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  
二矯誣先帝偽撰宸篇既不可此司馬光資治通鑑  
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為例假竊誣妄當  
毀三况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寶錄

有本等之考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罵。當致四帝納  
其言。命禮部會詞臣詳議。議上遂焚其板。侍講孫之  
儼忠賢黨也。與順天鄉試中。呈秀子鐸聞要典將致  
詰。聞力爭。且慟。及天下笑之。元璐歷遷南京司業。右  
中允。四年帝特重武科。始命行殿試。有舉子以扶勇  
聞。會試被黜。帝疑主考官庶子楊世芳中允劉必達  
及監試御史余文縉。馬如蛟有意抑之。悉遠下獄。命  
元璐副諭德。方逢年再試。事竣。白四人無獎。請寬貸。  
不納。黃道周。貶官。元璐稱為第一詞臣。乞留之。史局  
以己代。貶。并薦舊府尹劉宗周曰。邇來中使出動。

以工官禮加于庶司臣懼士大夫之氣化為統指柔  
陛下當式怒蛙不當重摧折乃宗周既以龍駢技聞  
道周又以夔諤被敗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  
豈不深可惜哉亦不納三疏乞省親不允進右諭德  
充日講官進右庶子兩疏乞歸養復不允乃上制寶  
八策曰間掉部曰錫京邑曰優守兵曰靖降人曰並  
寇餉曰儲邊才曰奠輦轂曰嚴教育又上制虛八策  
曰端政本曰伸公議曰宣義問曰一條教曰慮久遠  
曰昭激勸曰勵名節曰假體貌其端政本悉規切溫  
體仁其伸公議則詆張捷薦呂純如謀翻逆案事捷

大怒上疏力攻且許其干預考選元璠疏辨乞與同  
罷帝俱不問八年春流賊毀皇陵上疏乞下罪己詔  
蠲除七年以前逋稅時不能用復兩疏乞歸養不許  
俄遷國子祭酒先後列上十四事皆援祖制作人才  
帝為採納元璠雅負時望位漸通顯帝意嚮之深為  
體仁所忌一日帝手書其名下閣令以履歷進體仁  
益恐會誠意伯劉孔昭謀掌戎政體仁餅孔昭使攻  
元璠言其妻陳尚存而妾王胃繼配復封敗禮亂法  
詔下吏部核奏其同里尚書姜逢元侍郎王業浩劉  
宗周及其從兄御史元璠咸言陳氏以過被出繼娶

王非妾體仁意阻會部議行撫按劾奏即擬旨云登  
科錄二氏並列罪跡顯然何待行勘遂落職閒住十  
五年九月廷臣交薦詔起兵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  
以母老固辭俄聞畿輔被兵遂冒銖鉞北上明年春  
抵都及入見陳制敵機宜帝甚喜五月即起拜戶部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仍充日講官以祖制浙人不得  
官戶部辭不許帝眷元璐甚五日三賜對因奏陛下  
誠用臣臣請以三說進一則與樞部同心計畫準餉  
以權兵準兵以權餉被兵之巨餉多虧折敗軍之壘  
兵亦銷亡彼此相權則數清而用足一小生小節無

蓋于數必求一舉得數十百萬又必有利于國無害  
于司農大臣本儒臣請所設施豈可權宜苟且臣必  
以仁義為根本政苟厲民必為民請命奏未畢帝曰  
卿真學問之言本原之論元璠又奏臣請得參兵部  
謀帝曰已諭樞臣今與卿協計當是時馮元勳為兵  
部與元璠同志鈞考兵食頗有所裨益中外想望其  
年來惟帝亦以用兩人晚而時事益不可為左支右  
絀元璠亦無如何故事諸邊餉司悉中差元璠請改  
為大差兼兵部銜令清核軍伍不請職者即遣人代  
之先屢遣科臣出督四方租賦元璠以為擾民無益

乞罷之而高賁撫按戶部侍郎莊祖誨督勅寇餉憂  
餉為盜劫速避之長沙衡州元瑤請令督撫自催毋  
煩朝使自軍興以來正供之外有邊餉有新餉有練  
餉款日多黠吏易為奸元瑤請合為一帑皆報可時  
國用益拙而災傷用蠲免者又多元瑤計無所出請  
開贖罪之例且令到官滿歲者得輸贖給封誥帝亦  
從之十月命兼攝吏部事陳演忌元瑤風魏藻德言  
于帝曰元瑤書生不習錢穀元瑤亦數請解職十七  
年二月命以原官專五日講諭月李自成陷京師  
元瑤整衣冠北向拜又南向拜母書几上曰南都尚

可為死吾分也勿以衣食歎暴我屍聊志吾痛遂南  
尚坐取帛自縊而絕福王時贈少保吏部尚書謚文  
正

本朝賜謚文正

李邦筆字孟閣吉水人受業同里鄒元標以名節自  
勵舉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涇縣知縣有異政行取  
擬授御史值黨論初起朝士多譏顧憲成邦筆與相  
拄遂指目為東林越二年始拜命陳法祖用人十事  
一曰內閣不當常用詞臣二曰詞臣不當常用館局  
三曰詞臣不當教習內書堂四曰六科都給事中不

當內外間阻五曰御史陞遷不當察論考滿六曰吏部乞假不當積至正印七曰閩倉諸差不當苟用舉貢任子八曰調簡推知不當驟遷京秩九曰進士改教不當察從內轉十曰造方州縣不當盡用鄉貢疏上不報四十一年廷臣爭請福王之國已有期忽傳旨莊田務足四萬頃廷臣相顧愕眙謂田數必不足則期將復更而竟無敢爭者邦華乃抗疏切諫中刺鄭貴妃鄭國恭末規切聞臣葉向高廷臣乃相繼爭期得毋易尋上剖別邪正疏歷說故相申時行王錫爵趙志舉張位沈一貫李廷機而極論湯賓尹王紹

徵徐兆魁罪兆魁出揭自明邦華又特疏論列兆魁  
廷引去吏部尚書趙煥遜左都御史孫瑋誠意伯劉  
蓋臣疏詆御史周起元翟鳳翀邦華並請罷斥巡視  
銀庫見老庫止貯銀八萬兩大駭列上祛弊十事多  
中貴所不便格不行熊廷弼聽勸議起其鄉人黃彥  
士吳亮嗣官應震力庇之攻擊持劾議者不已邦華  
知涇縣深悉其本末出疏質言之其黨咸縮舌彥士  
猶為辯邦華再疏盡發其隱諸人乃不敢復言然疾  
之彌甚事具孫振基傳中巡按浙江澄清吏治部內  
肅然纖造中官劉成卒命歸其事于有司而別遣中

官呂賁錄成道賢賁遂嗾奸民紀光詭稱機戶詣關  
保賁代成督造邦華極論二人交關作奸罪而光先  
疏不由通政亦不下內閣以中旨行之邦華憤復三  
疏力爭語極切至皆不報是時神宗好貨中官有所  
進奉名為孝順邦華疏中刺及之并劾左右大奄之  
黨賁者皆人所不敢言直聲動朝野期滿久不得代  
四十四年引疾歸明年尚書鄭繼之等力排東林出  
為山東叅議其父廷諫為南京刑部却中亦罷歸邦  
華乃辭疾不赴天啓元年起故官飭易州兵備明年  
遷光祿少卿卽還家省父四月擢右僉都御史代畢

自嚴巡撫天津時軍府新立庶務革創邦華首定軍  
志次束軍伍嚴軍律併兵械勅操練嚴迺通重將權  
雄義勇杜占復修馬政津門一軍遂為諸鎮冠廷臣  
共推毅擢兵部右侍郎既辭不允復還家省父四月  
夏抵京樞輔孫承宗因萬壽節請入覲魏忠賢黨謂  
承宗將清君側惡邦華實召之忠賢立勅承宗還鎮  
邦華即引疾去五年七月為奄黨倪文煥所劾削其  
官崇禎元年四月起工部右侍郎總督河道五月改  
兵部協理戎政還朝帝即召見旋知武會試事竣入  
營故事冬至郊列隊扈蹕用軍八萬五千人至是增

至十萬有奇時方郊總督勳臣缺邦華兼攝其事所  
設雲輦龍旌寶轟以及金鼓旗幟甲冑劍戟煥然一  
新帝顧之甚悅明年春幸學亦如之命加兵部尚書  
力辭不允時戎政大壞邦華銳意清釐先陳更操法  
慎揀選改戰車精火藥器器械責典守節金錢酌免  
馬練大砲九事帝優旨褒勉京營弊多端而占役虛  
冒尤甚占役者其人為諸將所役一小營至四五百  
人且有賣關包操諸弊虛冒者無其人而諸將及勳  
戚奄寺豪強以倉頭冒選鋒壯丁月支厚餉邦華核  
還占役萬計清虛冒千餘人三大營軍十餘萬強半

皆老弱故事軍缺聽人告補皆以賄得邦華必親試  
非年壯力強者不收自是軍鮮冒濫三營選鋒一萬  
壯丁七千餉厚他軍而疲弱不異邦華下令每把總  
兵五百月簡五人年必二十五以下力必二百五十斤  
以上校必兼弓矢火炮月一解送以補選鋒壯丁之  
缺壯士咸踴躍三大營領六副將又分三十六營官  
以三百六十七人計所用掾史皆積猾邦華按罪十  
餘人又行一歲二考察之令諸奸為戰營馬額二萬  
六千至是止萬五千而他官例得借用總督協理及  
巡視科道又例有坐班馬邦華首減已班馬他官借

馬者不許發濫借為希營將三百六十聽用者稱是  
每一官缺請託紛至邦華悉杜絕行計日者成法每  
小營各置一簿月上事狀于協理以定殿最舊制三  
大營外復設三條兵營營三千人餉視正軍而不習  
技擊無所事事邦華核去四千餘人又汰老弱千疏  
請歸併三大營不復另設由是戎政大釐會倉塲總  
督南居益言京營歲支米一百六十六萬四千餘石  
視萬曆四十六年增五萬七千餘石宜減者邦華因  
上議軍以十二萬為額餉以百四十四萬石為額歲  
首二十二萬有奇帝亦報可著為令帝知邦華忠奏

無不從邦華亦感帝知不顧後患諸失利者銜次骨  
怨語紛然至十月畿輔被兵卽簡精卒三千守通州  
二千接薊州而身督諸軍出營城外軍容甚壯帝數  
召對溫語慰藉俄惑于羣議命撤還守陴偵者不敢  
遠出聲息遂斷乃上防寇盜緝間謀散奸宄禁詭言  
數事卽命飭行邦華自聞警衣不解帶捐貲造砲車  
及諸火器又以外城單薄自請出守而諸不逞構蜚  
語入大內帝不能無動裴城伯李守錡督京營銜邦  
華托已亦未間誠其邦華自危上疏陳情歸于帝帝  
猶溫旨慰諭然是時帝心焦勞甚謂大臣皆不足倚

下兵部尚書王洽工部尚書張鳳翔獄會滿桂兵拒  
大清兵德勝門外城上發大砲助之悞傷桂兵甚衆  
都察院都事張道澤遂疏劾邦華言官亦定論其罪  
帝乃落邦華職閒住自是代者以邦華為戒率因循  
姑息戎政不可問矣邦華歸廷臣屢薦執政多忌之  
挹不用十二年四月始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首定營制汰不急之將分設之營嘗言守江南不若  
守江北防下流不若防上流乃由浦口歷滁州全椒  
和州相形勢繪圖以獻于浦口建沿江敵臺于滁州  
設戍卒池河無城則城之藕塘為滁椒咽喉築堡聯

終和州遭屠戮人民無幾請隸之太平又請開府采石之山置哨太平港大壑當塗開田數萬頃以資軍儲甘下所司未及行以父憂去十五年冬起故官掌南京都察院事俄代劉宗周為左都御史兩疏懇辭未得命聞都城被兵乃疏請督東南援兵入衛力疾上道明年三月抵九江左良玉潰兵數十萬聲言之鉤蔽江東下劫漕舟邦華急移書責以大義良玉氣沮答書語頗恭邦華用便宜發安慶庫銀十五萬餉之而身入其軍開誠慰勞良玉及其下咸感激誓刻期滅賊一軍遂安帝大悅降旨優獎還朝召見嘉勞

保至首陳勿欺之疏請與廷臣共勉乃申職掌振憲  
紀更定巡城巡方諸令風采凜然御史出巡有回道  
考叢例邦華謂回道而後點害政已多論罷巡按巡  
鹽御史各一人奉命考試御史點胥監者一人有御  
史無額過而先任推官著貪聲者追點之臺中始畏  
法十七年二月李自成陷山西邦華密疏請帝固守  
京師倣永樂朝故事命太子監國南都居數日未得  
命又請定永二王分封太平寧國二府拱護兩京帝  
得疏意動繞殿行且讀且嘆將行其言會帝召廷臣  
賜對庶于項煜具疏極陳當南巡者帝曰國君死社

稷正也朕志決矣范景文與邦華擬中前請給事中  
光時亨大駭曰奉太子往江南欲為唐肅宗靈武故  
事乎二人乃不敢言而帝心亦不怡甚遂罷邦華策  
不識未幾賊逼都城亟議內閣言事魏藻德漫應曰  
姑待之邦華乃太息出已率諸御史登城群奄拒之  
不得上慟哭而返十八日外城陷走宿文信國祠明  
日內城亦陷北向拜三揖信國作絕命詞授縊卒福  
王時贈太保吏部尚書謚忠文

本朝賜謚忠肅

王家彥字開美莆田人天啓二年進士授開化知縣

調蘭谿擢刑科給事中宗禎四年大學士錢龍錫久  
繫獄家彥因熱審力請寬之獲減死獄囚多淹帝定  
按月奏報例家彥請推行于四方時方用兵而文臣  
知兵者少家彥陳儲才法甚備流賊擾山西巡撫宋  
統殷不能禦日事招撫且縱兵剽掠家彥請急易之  
劉香亂福建家彥以海防益弛力請修復舊制奉命  
巡青論救前巡視科道馬思理高倬及監督主事王  
瀚初江之遠事多議行班軍十六萬後減為七萬及  
是止二萬有奇有建議免其番上者家彥巡京營力  
陳不可帝納之總河尚書劉綎鑿河渠無功因家

彥言獲謫遵化鉄冶久廢奸民請復開家彥極言有  
害無利請自今言利章一切報罷事亦止其後奸民  
請開開化雲霧山以興屯亦以家彥言而止時行保  
舉法家彥請養之成均試之六部且上言近日會推  
吏部袖出一帋與會者止兩揖而退大夫會推意報  
聞累遷戶科都給事中總督盧象昇有因糧加餉之  
議戶部尚書侯恂請未被寇之地士大夫賦一兩者  
加二錢民間五兩以上者每兩一錢已得旨行家彥  
言民賦五兩上者大率百十家而成一户本非富民  
不可計錙銖帝亦採納九年言近以軍食不足令畿

輔山東河南江北召買米豆輸天津至九十餘萬石  
民不堪命而吏胥侵耗數十萬計不可不嚴治帝為  
飭行七月曷平失守陵寢震驚劾兵部尚書張鳳翼  
坐視風翼既出督師復劾其調度無法威令不行帝  
以敵未退不問家彥尋以親喪歸十二年起吏科都  
給事中帝屢招起廢而所司不奉行家彥請勅部速  
奏且召入陛見親驗其才吏部兩侍郎舊制必用翰  
林一人自薛國觀執政四年不補家彥以為言成祖  
有捕蝗令宣德五年定為永制垂二百年吏部歲以  
九月頒勅令于有司無舉行者家彥請實修舊典帝

甘納之權大理丞進本寺少卿十五年遷太僕卿家  
彥啓言路時嘗請復園初種馬及西蕃茶馬制帝下  
兵部檄陝西督撫未能行至是家彥獲陳四疏傅言  
馬耗之故請行官牧及金牌差發遺制且言課馬改  
折舊增至二十四萬兩民已重困楊嗣昌不恤民復  
增三十七萬致舊額反逋不可不釐正帝手其疏語  
執政曰家彥所奏皆可行急下部議軍興方亟不能  
盡行也頃之權戶部右侍郎甫拜命都城被兵帝擇  
協理戎政大臣召見四人即以命家彥受勅即日登  
陴閱視內城九門明日閱外城七門布列守具雪夜

日携一燈步巡城堞守卒無知者朔日焚戒勤惰將士爭自勵初分守阜城門後移安定門凡半歲寢處城樓勞動為最解嚴賜宴午門增秩一等十七年二月廷推戶部尚書帝以戎政非家彥不可特留任李自成逼京師襄城伯李國禎督京營帝又命中官王德化盡督內外軍務二人皆不知兵悉發三大營軍出營城外家彥爭不得由是守陴者少諸軍既出城見賊輒降賊即驅攻城城上人皆其儕蓋無同志廷臣分門守家彥守安定門然疏令進止悉由中官沮諸臣不使登城又縱叛賊杜勳上與密約而去兵部

尚書張縉彥疑有異急上聞帝手勅縉彥登城察視  
冢彥從之中官猶固拒示以手勅乃許問勳安在曰  
去矣又言秦晉二王亦欲上城家彥曰二王既降賊  
即賊也安得上見勢不支頓足哭縉彥詣宮門請  
對不得見十九日黎明城陷家彥望闕叩頭投城下  
不死縊于民舍而絕福王時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謹忠端

本朝賜謹忠毅

孟兆祥字允吉交河人舉于鄉九赴會試天啓二年  
始擢第除大理左評事宗禎初遷吏部稽勛主事歷

文選員外部門生謁選詣善地兆祥正色責之其人  
悚然退進稽勛郎中謁假歸起考功郎中忤要人意  
改行人司副稍遷光祿丞進少卿歷左通政太僕卿  
旋進通政使十七年二月拜刑部右侍郎三月宣府  
陷賊薄都城詔大臣登陴分守兆祥駐正陽門防衛  
嚴固時城守惟中官為政襄城伯李國禎統京營軍  
稽月餉不予士卒咸怒無固志未幾城陷或勸兆祥  
還卽厲聲曰社稷已覆吾將安之仰天號慟冠帶望  
闕拜曰臣力止此矣謀國無能死有餘憾遂自經長  
子章明字綱宜甫成進士兆祥語之曰我大臣義當

死汝未受職可去對曰人生大節惟君與父君父死  
臣子何生為亦投繯死兆祥妻呂章明妻王相尙哀  
既而曰彼父子死忠矣我二人可不死節乎亦同日  
並縊死福王時贈兆祥刑部尙書謚忠貞章明河南  
道御史謚節愍

本朝賜兆祥謚忠靖章明貞孝

楊邦曜字爾翰餘姚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不樂為  
吏改順天武學教授歷國子博士工部營繕主事進  
員外郎魏忠賢興三殿工諸曹郎悉奔走其門邦曜  
獨不往忠賢欲因之令做嘉靖舊制作數吻其製莫

可考夢神告之發地得吻嘉靖中所餘也忠賢遂不  
能難遣也田印中稍遷漳州知府盡知屬縣奸盜主  
名每發輒得閩群鴛為神盜劉香李魁奇橫海上邦  
離繫香母誘之香就擒魁奇援鄭芝龍事請撫邦曜  
言于巡撫鄒維建卒討平之遷福建副使左叅政四  
川按察使福建左布政使所至潔已愛民聲藉甚歷  
兩京光祿寺卿改通政使少詹事黃道周謫官復遷  
下詔獄國子生徐仲吉上書訟之邦曜不為封進而  
大署其副封曰書不必上論不可不存仲吉劾邦曜  
阻抑言路邦曜遂以副封上帝見其署語怒奪職歸

躋年言官交薦起南京通政使入都陞見陳學衛美  
治用兵財賦西事帝改容納馬出都三日命中使必  
還曰南京無事留此為朕効力吏部推為刑部右侍  
郎帝曰邦耀清執可左副都御史時崇禎十六年十  
上月也勅浙江有許都之亂紹興推官陳子龍平之  
其餘黨猶未靖子龍遽遷去邦耀請改子龍兵科益  
事帝留浙撫禦涂仲吉之上書也帝下之詔獄掌錦  
衣者謂通政馬思理庇仲吉致赴獄愆期帝怒并思  
理下吏罪遠戍至是邦耀為思理訟冤請召用帝以  
兩浙獄億久不至遣中官王坤及給事中三人往督

邦曜請停遣中官未報會賊薄近郊邦曜語兵部尚  
書張縉彥急勵士卒固守檄天下兵勤王縉不為意  
邦曜太息而去城陷急趨長安門聞帝崩慟哭曰君  
狗社稷矣臣子可偷生哉即解帶自縊其僕趨牀稍  
蘇厲聲曰若輩不知大義毋怪我賊滿衢巷不獲還  
卹舍望門求縊輒為居民所麾乃命家人市信石菹  
燒酒即途中服之血迸裂而死邦曜少好王守仁學  
以理學文章經濟三分其書讀之剴案周諱學裁小  
邦曜往復叩擊宗周深契焉魯時生者里同年生也  
官庶吉士授京師邦曜手治舍飲以女妻其子崇憲

一婢命酒掃至東隅捧匳凝視而泣怪問之曰此先  
人御史宅也兒時墮環茲地不覺悽愴耳邦驛卽分  
嫁女資擇士人歸之福王時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  
謚忠介

本朝賜謚忠愍

凌義渠字駿甫烏程人天啓五年進士除行人崇禎  
三年授禮科都給事中溫體仁柄政義渠其里人無  
所附麗三河知縣劉夢煒失鉤銀三千責償急自縊  
免有司責其家義渠言以金錢殞命吏恐天下議朝  
廷重金意不在盜也帝特原之宜興溧陽及遂安壽

昌民亂焚掠巨室義梁言魏朋林軍禁領軍張彞莽  
高歡以為天下事可知日者告密門漸啓藩園悍宗  
入京越奏里閭小故叫閭焚寃乃至僕監梅家長下  
吏符上官市儈持紳縉此春秋所謂六逆也天下所  
以治恃上下之分防維決裂無復界限即九重安所  
藉以提挈萬靈使群動哉給事中劉含輝劾體仁  
擬旨失當被貶二秩義梁言諫官不得規執政失而  
委申飭權于部院反得制言路恐大臣以攬權為奉  
旨小臣以結舌為盡職將貽國家無窮憂時選其有  
兵部尚書張鳳翼叙廢將陳壯猷功為給事劉昌祚

馭昌反被斥義渠言今上下盡相蒙而疆場欺蔽為甚官方皆濫徇而武弁倖功為甚中樞不職捨其大摘其細已足為言者羞乃辨疏一入調用隨之自今奸弊叢生功罪倒置言者悉杜口矣不納三遷兵科都給事中先後劾湖廣總兵官秦翼明不勝任河南總兵官左良玉縱軍淫掠廣東總兵官陳謙誘取番禺諸人多獲譴時議廢鄖陽撫治大臣命總理尚書熊文燦移鎮義渠力持寢之東江自毛文龍後叛者接踵義渠言東島孤懸海外轉餉艱向仰給朝鮮今路阻絕不得食內潰可慮居無何衆果潰扶帥求撫

義渠請陽撫陰勅同惡必相戕反命新帥出海義渠云穢渠散黨宜速速則可圖功遲則更生他業後其語皆驗義渠居錄垣九年建白多不當出外河南人曹鳳禎賄中舉人義渠居禮科時議黜之鳳禎外舅劉安行義渠同官力阻不得至是掌吏科扶前憾出義渠福建泰政義渠憤言為安行所排會有糾發前事者安行下吏除名義渠乃之任尋遷按察使轉山東右布政使所至有清操召拜南京光祿寺卿署應天尹事十六年入為大理卿明年三月賊犯都城有旨召對趨赴長安門旦不啓扉俄傳城陷義渠乃還

已得帝崩問負墻哀號首獨柱血流被面門生勸無  
死義渠厲聲曰吾與爾道義交當相勸何姑息為揮  
使出椽几端坐義渠終身蔬食無他嗜好性獨愛書  
乃取生平所閱書籍盡焚之曰無被賊手污也次日  
具緋衣向闕拜儀南向稽首作書辭父闔戶自經年  
五十二福王時贈刑部尚書謚忠清  
本朝賜謚忠介

馬世奇字君常無錫人祖濂進士桂林知府世奇幼  
穎異嗜學有文名舉崇禎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  
修座主周延儒世奇同郡也當國世奇務引大義非

公事不以告十一年帝以頻歲用兵海內勞苦遣詞  
臣分諭諸藩世奇使山東湖廣江西諸王府所至却  
魏遣還進左諭德父憂歸服除會廷儒再相世奇遠  
權勢不入都及還朝進左庶子則廷儒已賜死親暉  
者卑避去世奇力經紀其喪時寇警日聞帝數召廷  
臣問計世奇言弭亂以人心為本聞獻二賊除獻易  
除閩難獻宥刑殺人所未聞保不殺人所附也今欲  
收人心在勅督撫鎮將嚴束伍部令兵不虐民人心  
親附賊勢乃孤帝稱善為下詔申飭已賊薄都城諸  
大臣無能畫一策世奇太息泣下曰事已不可為吾

死而已城陷世奇方早食投箸起問帝安在或言已  
出城明日知帝崩東宮二王被執曰吾得死所矣其  
僕曰如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作書別  
母肅衣冠捧所署司經局印望闕拜曰臣不能報國  
一死謝陛下將自經二妾朱李盛飾前世奇訝曰若  
以我或將辭我耶對曰主人盡節我二人拜辭從死  
卹世奇曰有是哉二妾拜訖並先縊或世奇乃自縊  
福王時贈禮部右侍郎謚文忠

本朝賜謚文肅世奇砥礪名行居館閣最有聲好推  
引後進不妄取與居父憂時蘇州推官倪長圩其門

人也以贖餒三千金助喪辭曰蘇大饑留此賑民可也長圩以三百金犒從者立送所司為鄉邑修學費其疎財樂義如此

吳麟徵字聖生海鹽人天啓二年進士除建昌府推官捕劇盜擒豪猾治聲日聞父憂歸補興化府廉公有威僚屬莫敢以私進崇禎五年擢吏科給事中首疏請達下情悉民隱言甚切至又請精擇郡守言郡守廉縣令不敢貪郡守慈縣令不敢虐郡守精明縣令不敢叢勝宜做宣宗用况鍾等故事精擇禮遣重以璽書假便宜責令久任民生疾苦吏治臧否使得

自建天子時不能行河決蘇家嘴新溝口南下不侵  
東歸海淮揚諸屬邑悉被災督漕侍郎李待問不能  
治麟徵極論其罪吏部郎中牟道行左遷廣西太平  
知府麟徵言道行貪汙并不常守郡建安知縣徐汝  
驛用賄首薦贖麟徵發其奸并劾湖廣巡按白士麟  
廣建生祠立碑播謠頌偽吏亂真諸人多獲譴同官  
章正宸以劾王應熊下詔徵麟徵論救漏刻博士周  
長虞疏諷中官且請搜括麟徵力駁其謬尋上疏乞  
假葬父自引六罪詞甚哀切既去貽言路公揭略言  
自言官積輕廟堂之上往往反其言而用之奸人窺

見此旨明告君父日為朋黨自稱孤立下背公論上  
竊主權諸君子宜盡化沾沾之意毋落其彀中使清  
流之禍再見明時激成之患貽悔後日居久之還朝  
劾吏部尚書田唯嘉賊汙唯嘉罷去再遷刑科左給  
事中故相文震孟卒所司不敢聞麟徵為請恤丁繼  
母憂服闋起吏科都給事中吏部用人多徇請託麟  
徵言限年固銓衡敝然舍此無以待中才今遷轉如  
流不按齊俸品級徒開奔競門帝深然之己請勅南  
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節制江南諸帥控禦流賊姜珠  
熊開元以劾周延儒下詔赦麟徵論赦帝不聽李自

成大熾而山海關外八城又強半失守十七年二月  
薊遠總督王永吉聞自成入秦知其必渡河奏請撤  
寧遠吳三桂兵守關內大學士陳演不敢決請下撫  
鎮酌行之既而警報日至群臣皆言非薊督永吉寧  
鎮三桂密鎮唐通合力一戰不可帝然之令本兵具  
奏演言錦州告警寧遠與必不可調帝召群臣會議  
不決獨成國公朱純臣戶部尚書倪元璐刑部侍郎  
金之俊都給事中孫承澤以為當調而麟徵爭尤力  
且言三桂勇將宜拔用無委之敵人今賊旦夕發秦  
晉若使來扞京師一舉兩得今日之事當撥緩急無

論是非也退復具疏力言之演優請下永吉等議永  
吉等皆以撤閑外兵入援為便帝俞之永吉聞命三  
月初出閑與三桂從寧遠衆五十萬日行數十里十  
六日入閑二十日抵豐潤而京師已陷矣故事吏垣  
長無出外者帝欲令給事御史內外兼用以習民事  
會吏部推麟徵京卿旨以未歷監司不得內擢麟徵  
乃移牒吏部求外補吏部以麟徵望重再推太常少  
卿帝亦報允未幾賊薄京師麟徵守西直門賊詐為  
勤王兵請入中官欲納之麟徵不可以土石堅塞其  
門募死士縋城襲擊多所斬獲乘間入朝欲見帝白

事至午門遇大學士魏藻德引麟徵手曰國家如天之福必無他虞旦夕兵餉集公何患遽為引之出乃復登陴明日城陷麟徵欲還却已為賊所據乃入道旁祠作書決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餘年宗社一旦至此難上有亢龍之悔下有魚爛之殃而身居鍊垣無所匡救法當褫服殮用角中青衫覆以單衾足矣解帶自經家救之甦環泣請曰待祝孝廉至一決可乎許之祝孝廉名淵以救劉宗周下獄與麟徵善者也時給事中高翔漢漢中人受賊頸職未說麟徵降麟徵怒叱之去明日淵至麟徵慷慨曰憶登第時夢

隱士劉宗周吟文信國零丁洋詩今山河碎矣不死  
何為酌酒與淵別自經死淵為視舍殮乃去福王時  
贈兵部右侍郎諡忠節

本朝賜諡貞肅

周鳳翔字儀伯浙江山陰人崇禎元年進士改庶吉  
士授編修遷南京國子監司業璽侯奴辱諸生鳳  
翔執付法司祭酒許士柔為簡討時嘗撰都御史高  
攀龍誥文閱十年未給及張至發當國銜士柔以新  
令誥詞不得用駢語劾士柔達令貶其官鳳翔不平  
抗疏言故事詞臣撰文不當副臣裁之否則令改撰

未有徑彈劾者詰勅用寶歲有常期未有十年後用  
寶進呈吹求當制者贈詰尚屬中書崇禎三年所中  
飭未有追咎元年史官詆為越俎者攀龍統忠直節  
為陛下所褒一旦毛舉細故舞文反汗俾忠良色阻  
非所以勵當今示後世疏難不行士論避之歷中允  
諭德為東宮講官嘗召對平臺問賊寇策言論慷慨  
帝為悚聽軍需急議稅間架錢鳳翔曰事至此急宜  
收人心尚可括民財搖國勢耶昔賢謂人心一失不  
可復收國勢一傾不可復振正謂是也尚書倪元璐  
亟稱其言亡何京師陷莊烈帝殉社稷有訛傳駕南

幸者鳳翔不知帝所在趨入朝見魏藻德陳演侯恂  
宋企郊等群入而賊未自成據御坐受朝賀鳳翔至  
殿前大哭急從左掖門趨出賊亦不問歸至卽作書  
辭二親題詩壁間自經死其詩有碧血九原依聖主  
白頭二老哭忠魂天下誦而悲之去帝崩纔兩日也  
福王時贈禮部右侍郎謚文節

本朝賜謚文忠鳳翔嘗言三代後漢與外戚共天下  
唐與女后宦官共天下魏晉六朝與膏粱子弟共天  
下宋與奸臣共天下惟本朝無之人以為名言

劉理順字履禮杞縣人萬曆中舉于鄉十赴會試至

崇禎七年始中式及廷對帝親擢第一還宮善曰朕今日得一耆碩矣理順素有學行朝士咸稱帝知人理順益感激其鄉人爭羨之理順曰昔王曾志不在溫飽吾豈異是且憂懼方始何羨為拜修撰益勤學朝退輒鍵戶讀書非其人不與交十二年春畿輔告警疏陳作士氣矜窮民簡良吏定師期信賞罰招脅從六事下所司議行因蠲畿輔山東被兵逋賦歷南京司業左中允右諭德入侍經筵兼東宮講官楊嗣昌奪情入閣理順昌言于朝嗣昌怒奪其講官開封垂陷理順大恟曰中原破則京師危矣建議河北設

重臣練敵死士為後圖疏格不行楊嗣昌薛國觀周  
延儒迭用事理順一無所附虜出溫體仁門言論無  
少徇十七年三月賊犯京師急理順詣朝房謂諸執  
政曰守卒缺餉陰雨饑凍急宜請內帑鼓舞士背城  
一戰或堅守以待勅王師不然大事去矣衆唯唯理  
順太息歸悉捐家資分攜守城卒僚友或問進止正  
色曰存亡視國尚酒商酌耶城破妻萬妾李請先死  
理順許之俟其既絕具袍笏北向再拜入別宗祠大  
書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既占  
科名豈敢苟全三忠祠內無愧前賢書畢投繯死年

六十三僕四人皆從死群盜多中州人聞其死入言曰此吾鄉祀縣劉狀元也居鄉厚德何遽死羅拜號泣而去後贈詹事謚文正

本朝賜謚文烈

汪偉字叔度休寧人宗禎元年進士除慈谿知縣政績大著十一年帝念寇氛日熾擇知推治行卓絕者入翰林以保大用偉推檢討尋以治祖母葬歸還朝充東宮講官十六年賊陷承天荆襄偉以留都根本可慮上江防綱繆䟽言金陵城週百二十里雖十萬衆不能守故議者謂無守城法止有防江法賊自北

來則淮安為要自上而下則九江為要禦淮即所以  
禦江守九江即所以守金陵也淮有史可法屹然保  
障矣九江一郡宜設立重臣以鎮之上而武昌下而  
太平來石浦口各命南京兵部大臣建牙分閫則聲  
援接而金陵之門戶固矣南京兵部與操江事不相  
涉操江欲用兵而無人兵部有重兵而無用宜令變  
息相應而府尹府丞之官亟重其權久其任聯百萬  
士民心以分兵部操江之責因言清議所歸如御史  
屠兆恒葉樹椿楊四重故御史郭維經成勇故巡撫  
袁繼成方孔炤等宜以備督撫京兆之選帝嘉納之

九江乃特設總督又言兵額既虧宜以衛所官舍餘  
丁補伍操練修治兵船以資防禦如額餉不足則暫  
借鹽課漕米以給之前後所條奏皆切時務明年三  
月賊兵東犯偉語閣臣事急矣亟遣大僚分守畿郡  
一切便宜從事都中城守則文自內閣武自公侯伯  
以下各率子弟盡地分防庶民統以紳士家自為守  
而京軍分番巡徼以待勤王之師魏藻德曰大僚守  
畿輔誰肯者偉曰此何等時猶救尊卑計安危耶請  
以一劇郡見委藻德哂其早計未幾真定將擊謝嘉  
福殺巡撫徐標迎賊偉泣曰事至此乎作書寄友人

曰賊據真定奸人滿都城外郡上供絲粟不至諸臣  
無一可支危亡者如聖主何平時誤國之人終日言  
門戶而不顧朝廷今當何處伸狂喙耶賊薄都城守  
兵乏餉不得食偉出背市餅餌以饋已而城陷偉歸  
寓語繼室耿善撫幼子耿泣曰我獨不能從公死乎  
因以幼子屬其弟衣新衣上下縫引刀自剄不殊復  
投繯遂絕時年二十三偉欣然曰是成吾志移其屍  
于堂援筆書壁曰翰林院檢討東宮日講官汪偉同  
繼室耿氏死節昭于觀書勉以忠孝乃自經福王時  
贈少詹事謚文烈

本朝賜謚文數

吳甘來字和受江西新昌人父之才西安府同知甘來與兄泰來同舉鄉試崇禎改元甘來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後三年泰來亦成進士授南京太常博士五年甘來擢刑科給事中抗直敢言戶部尚書畢自嚴下獄抗疏救之帝重法繩下朝士坐大辟者累累甘來疏請停刑蕪湖設閘商舟多廢沒甘來請罷征七年西北大旱疏言秦晉間人相食父子兄弟不相顧陛下發粟以賑猶恐被澤者少乃山西難民半為總兵官張應昌等殺以冒功中州諸郡畏曹變蛟兵甚

于賊臣實痛之又言賞罰者將將大機權也陛下加  
意遠陞賞無延格乃紅夷獻俘黔蜀爭功曷黎死守  
功猶待勸急則用其死綏緩則束以文法且封疆之  
罰武興文二內與外二士卒與將帥二受命建牙或  
遠或遠以封疆罪罪之而跋扈將帥罪狀已暴止于  
戴罪偏裨不能令士卒將帥不能令偏裨督撫不能  
令將帥將聽賊自來自去誰為陛下剪兇逆者帝納  
其言為下令中飭吏部侍郎張捷薦用呂統如甘來  
疏爭且劾捷宜罷事乃止憂歸服闋起吏科進兵科  
右給事中乞假歸十五年起歷戶科都給事中列上

練兵足餉十事又陳開礦之害時封疆大吏多假獲  
藩名素封守移善地致列城崩潰甘米極論其弊一  
日帝詰戶部尚書倪元璐餉額甘米元璐門生也進  
曰臣科與戶曹表裡餉可按籍稽臣所慮者兵開賦  
而逃民見賦而喜恐不特無餉之患宜急輕賦稅收  
人心帝領之甘米遘疾連請告會帝命編修陳名夏  
掌戶科甘米喜得代不數日賦薄都城時泰米已官  
禮部員外郎甘米屬歸事母而已誓必死明日城陷  
有言駕南幸者甘米曰上明且決必不輕出乃疾走  
皇城不得入返作絕命辭畢盡取疏草焚之曰當賦

冠縱橫徒持議論無益毫末留之釣後世名罪彌大  
耳正衣冠北向拜扶環死福王立贈太常卿謚忠節  
本朝賜諡莊介

王章字漢臣武進人崇禎元年進士授諸暨知縣少  
孤母訓之嚴及為令祖帳歸少暮母訶跪于杖曰朝  
廷以百里授酒人乎章伏地不敢仰視親友為力解  
乃已治諸暨有犇甫半歲以才調鄞縣諸暨民與鄞  
民爭挽章至相諍治鄞益有犇數注上考十一年行  
取入都時有考選翰林之命行取者率奔競給事中  
陳啓新論之帝怒命吏部上訪冊罪廷臣濫徇者尚

書姜遠元王業浩給事中傅元初御史禹好善等六  
人閒住給事中孫晉御史李右謙等三人降調給事  
中劉含輝御史劉興秀等十人貶二秩視事吏部尚  
書田維嘉等乃請先推部曹凡推二十二人章與馬  
按工部主事章及任濟涂必泓李嗣京欲疏辨憚為  
首獲罪李士淳者髦矣四人不告而首其名士淳知  
之懼且怒與章等大詬而帝知維嘉有私詔許與考  
又以為首者必名士也擢士淳編修章等皆御史章  
上疏請罷內操屢陳江南旱饑請寬逋賦又劾內臣  
冒功詞甚侃直明年出按甘肅持風紀飭邊防西部

寇在浪廵撫急徵兵章曰貧寇索食耳策馬入其帳  
衆羅拜乞降乃稍給之食洪化番者僧也守建永樂  
時歷年久人畜繁盛屢搆訟諸將利其貨議兵之章  
持不可遣官為解釋兩河旱章檄城隍神曰御史受  
錢或戕害人神殛御史無虐民神血食茲土不能請  
上帝蘓一方當奏天子易爾位檄焚兩大汪衛所官  
有犯舊令輸餉贖罪繫累無已時章奏于朝嚴責治  
而免其罪遣卒貸武弁金償以賊首武弁以冒功坐  
是數召遣募章著令非大舉毋得以零級冒功廵撫  
劉錫賁情劾去之所部十道監司劾罷其四居二年

以母憂歸服闋還朝命巡視京營時李自成已陷山  
西警一日數至章按籍額軍十一萬有奇喜曰兵至  
十萬猶可為也及聞視半死者餘胃伍憊甚矢折刀  
缺聞礮聲掩耳馬未馳輒墮而司農缺餉半歲不發  
章屢疏請發內帑不報踰月賊陷真定京師大震襄  
城伯李國楨發營卒五萬營城外章與給事中光時  
亨守阜城門三塔一卒三月初登陴閏十一日始一  
還卽櫛沐易新衣冠家人大駭章不應賊傳城下章  
手發三炮賊少却頃之各門炮聲絕時亨攝章走章  
厲聲曰事至此猶惜死耶時亨曰死此與士卒何別

入朝訪上所在不獲則死死未晚也章從之與時亨  
並馬行俄賊突至疾呼下馬時亨倉皇下長跪乞降  
章持鞭不顧叱曰吾視軍御史也誰敢犯賊刺章股  
墮章罵曰逆賊勒王且至我死爾筆滅不旋踵矣賊  
怒攢槊刺殺章抵暮家人覓屍猶一手據地坐張口  
怒目勃勃如此賊狀妻妾在籍聞之一慟而卒福王  
時贈大理寺卿諡忠烈

本朝賜諡節愍次子之杖仕閩為職方主事亦死難  
陳良鏞字士亮郵人崇禎四年進士擢大理推官初  
名天工莊烈帝度事上帝詔群臣名天者悉改之乃

改良謨在職六年兩注上考行取陞見權御史十二年出按四川張獻忠羅汝才等猖獗甚督師楊嗣昌議盡驅入蜀威而殲之檄諸大帥環集鄭襄良謨曰是將以蜀為壑也躬聞閔隘嚴飭文武將吏為堵勦計總兵官羅尚文貪殘嗜酒舉奏之尚文為少戢期滿當還特留任詔良謨專護蜀王巡撫邵捷春完辦賊良謨飭守具檄屬城堅壁清野數調諸將出擊賊犯成都良謨遣將列要害為犄角勢一再戰賊潰奔帝聞賊擾蜀數下詔責良謨後知其堅守狀乃優旨賜銀幣及還朝賊勢益迫良謨數有所規畫皆廢格

不行未幾京師陷良謨念母老己未有子而妻時氏  
方有娠乃謂之曰吾且死汝幸任身急歸父母家時  
泣曰公殉國妾不當殉公耶且一婦人躑躅鋒刃間  
倘不幸有他不如無子良謨喜曰能如是乎妻乃先  
就縊既死良謨整衣冠望闕拜亦自縊死時氏京師  
人年十八侍良謨百有三日耳福王時良謨贈太僕  
卿謚恭愍時氏贈孀人

本朝賜謚恭潔

陳純德字靜生零陵人為諸生以學行稱用塲屋四  
十餘年夜泊洞庭為盜窟躍出墮水再躍入洲渚此

晚坐蘆葦中去泊舟數十丈尋舉崇禎十三年進士  
年已六十矣莊烈帝召諸進士咨以時事純德奏稱  
旨立擢御史明年巡按山西感帝知盡心職業七月  
部內嚴霜八月大雪民多凍餒純德請恤因極陳抽  
練之弊言兵一抽則人失故居無父母妻子之依田  
園丘壠之戀思歸則逃避敵則潰抽餘者既以餉薄  
而安于無用抽去者又以遠調而不樂為用伍虛而  
餉仍在不歸主帥則歸偏裨且樂其逃而利其餉凡  
籍以營求遷秩皆是物也精神不用以求伍而用以  
侵餉厚餉不用以養士而用以求官伍虛則無人安

望其練鉤原則愈缺安望其充此今日行間大藝也  
帝不能用還朝陳時務七事請下罪己詔蘇氏疾苦  
急收人心尋督畿輔學政故事督學御史用資深有  
望者純德資淺以清望得之十七年三月將出按部  
因賊警復還都城陷賊下令百官以二十一日入見  
純德隨衆入還邸慟哭作書別父母朝服北面再拜  
自經死福王時贈太僕卿益恭節

申佳循字孔嘉永年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儀封知縣  
縣故盜藪佳循嚴保甲法奸無所容霑雨河決艤舟  
怒濤中率衆塞其口捕大猾置之法以才詞祀縣八

年賊掃地。主率萬人攻城。城土垣多圯。住僧固守。募死士擊賊。賊卒引去。住僧因覓其城。唐王幸。鍵勤王將抵開封。諸大吏惶恐。集議曰。留之不聽行。守土者且獲罪。住僧曰。惟周王可留之。衆稱善。用其計。治行卓異。撰吏部文選。主事上脩邊。五策多議。行進考功。員外郎。佐京察。頗忤權要。大學士薛國觀傾少詹事。文安之連及。住僧左遷。南京國子博士安之。住僧座主也。久之。遷大理評事。進太僕丞。座主周延儒當國。未嘗謁見。延儒死。為經紀其喪。十七年。出近畿。閱馬。聞李自成破居庸。流涕曰。京師必不守矣。君父有難。

馬所遊乎疾馳入都徧謁大臣為畫戰守策皆不省  
貽書于涵光曰行己曰義順命曰數義不可背數不  
可違吾受國恩當以死報己京師陷冠帶辭毋策馬  
至王恭廠將投井從者請易服以避佳僧曰吾起微  
賤食祿十三年國事至此敢愛死乎兩僕環守不去  
給之曰我將擇善地下馬旁見灌畦巨井急躍入僕  
號呼欲出之佳僧亦呼曰告太安人有子作忠臣勿  
過傷也遂死年四十二福王時贈太僕少卿謚節愍  
本朝賜諡端愍

東德字元升霍州人依舅氏占籍懷柔舉崇禎四年

進士除滋陽知縣性剛介清操絕俗疾惡若仇頗好  
擊斷文震孟入都德郊迎執弟子禮語刺溫體仁體  
仁聞而恨之兗州知府增餉領德固爭又嘗捕治其  
爪牙吏知府怒饒于御史禹好善好善體仁客也遂  
誣德貪虐逮入京滋陽民詣闕訟冤震孟在間亦言  
其枉德道中具疏極論體仁罪而震孟已被體仁擠  
去好善再劾德言其疏出震孟手帝不之究德母張  
伺體仁長安街繞輿大罵拾瓦礫擲之體仁恚疏聞  
于朝詔五城御史驅逐移德鎮撫獄掠治杖六十午  
門外戍邊坐贖六十有奇而給體仁校尉五十人護

出入德居戊所七年用御史廖晁恒薦起如舉知縣  
尋擢武庫主事以母老三疏力辭不允乃就道至則  
上言年來中外多故居官者爵祿迷心廉恥道喪其  
寧淡自將矢死靡他者在北則舊太常虎善總在西  
則舊太守祝萬齡耳陛下御極十七年何仗節死義  
之寥寥也宋臣張栻有言仗節死義之臣當于犯顏  
諫諍中求之夫犯顏諫諍何難在朝廷養之而已表  
厥宅里所以伸忠臣孝子于生前殊厥井疆所以誅  
亂臣賊子于未死苟死敵者無功則媚敵者且無罪  
死賊者褒揚不亟則從賊者恬而不知畏也還朝甫

三月京師陷帝崩恸哭持糶酒奔奠梓宮前觸地  
流血賊露刃脅之不為動奠畢歸家有妹年二十餘  
因家難未嫁德顧之曰我死汝何依妹請先死德稱  
善哭而視其縊繼室霍錯繼之德痛不及視入別其  
母及盡哀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子婦皆死亦投環死  
先是懷柔城破德父文桂遇害家屬盡沒妻劉在京  
以微德賍急憂悸死至是又闔門死難惟幼子先寄  
友人冢獲存福王時贈光祿寺卿謚忠毅

本朝賜謚介愍

許直字若魯如舉人崇禎七年成進士出文震孟門

以名節自砥除義烏知縣清操嶙然母憂歸哀毀骨  
立終喪蔬食寢柩旁補廣東惠來縣用清望徵授吏  
部文選主事進考功員外郎賊薄都城約同官出資  
饗士為死守計城陷賊令百官報名直曰身可殺志  
不可奪堅不赴有傳帝南狩者直將往從見賊騎塞  
道出門報返曰四面兵戈駕馬往國亂不匡君危無  
濟惟一死而已已知帝崩一恸幾絕客以七十老父  
為解直曰不死辱及所生乃作書寄父賦絕命詩六  
章闔戶自經死福王時贈太僕卿諡忠節

本朝賜諡忠愍

金鉉字伯玉武進人占籍順天之大興祖汝升南京  
戶部郎中父顯名汀州知府鉉有大志少以聖賢自  
期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崇禎改元成進士不習  
為吏改揚州府教授日進諸生闡濂洛正學燕居言  
動俱有規格諸生嚴憚之歷國子博士工部都水主  
事中官張彞憲奉勅總理戶工二部將別建公署鉉  
耻為屈抗疏言建署非體恐諸曹奔走承順罹交結  
之條墮廉恥之節忤旨不納署既成彞憲檄諸曹謁  
見視堂官禮鉉憤然曰是欲屬吏哉耶復抗疏曰彞  
憲監視錢穀未嘗有堂屬相臨之體今乃違陛下勅

諭乖祖宗典制抗顏昧心妄自尊大以聖朝建簡之  
臣子令整折僂倭強抑刑餘下不亦輕朝廷辱一世  
之士耶况從此奔趨納結彼日驕此亦諂干憲典壞  
士風弊胡可勝言臣自矢無玷生殺予奪一聽至尊  
決不敢苟苟竊憲之庭犯交結近侍律疏入益忤旨  
責以沽名鉉乃約兩部諸僚有私謁者衆咥其面竊  
憲愠甚鉉當權稅杭州辭疾請假竊憲乃撫火器不  
中程劾鉉落職杜門謝客環堵蕭然躬糞以養父母  
學日益遠有詢以宗旨者正色曰日用躬行未之有  
得何宗旨為朝士仰其賢薦章屢上十七年春始起

兵部主事巡視皇城京師陷鉉慟哭急趨入朝見宮人狂奔出知帝已崩解牙牌北向四拜投金水河從者力挽之鉉怒奮臂躍入死母章妻王弟鏊並全日死福王時贈太僕少卿謚忠節

本朝賜謚忠潔自范景文至鉉二十人皆自引決其他率委蛇見賊賊以大僚多誤國繫囚繫之庶官則或用或否用者下吏政府銓除不用者令諸將榜掠取其贖人率降者十七刑者十三福王時以六等罪治諸從逆者而褒恤忠臣甚至文武臣殉難並予贈廕祭葬且建旌忠祠于都城祀景文以下二十人及

大同巡撫衛景瑗宣府巡撫朱之馮布衣湯文璣諸  
生許琰四人曰正祀文臣祀新樂侯劉文炳忠安伯  
張慶臻襄城伯李國楨駙馬都尉掣永固左都督劉  
文棍山西提兵官周遇吉遼東總兵官吳襄七人曰  
正祀武臣祀太監王承恩一人曰正祀內臣祀烈婦  
成德母張氏金鉉母章氏汪偉妻耿氏劉理順妻萬  
氏妻李氏馬世奇妻朱氏李氏陳良謨妻時氏吳襄  
妻祖氏九人曰正祀婦人又祀進士孟章明及郎中  
徐有聲給事中顧鑑彭瑄御史俞志虞徐標朱廷煥  
七人曰附祀文臣祀成國公朱純臣鎮遠侯顧榮迹

定遠侯鄧文明武定侯郭塔民陽武侯薛濂永康侯  
徐錫登西寧侯宋裕德懷寧侯孫維藩彰武伯楊崇  
猷宣城伯衛時春清平伯吳遵周新建伯王先通安  
鄉伯張先燦右都督方履泰錦衣衛千戶李國祿十  
五人曰附祀武臣祀太監李鳳翔王之心高時明褚  
憲章方正化張國元六人曰附祀內臣有司春秋致  
祭然顧鉉彭瑄俞志虞革特為賊拷死諸侯伯亦大  
半以兵死而部中周之茂員外郎寧丞烈中書宋天  
顯著丞于騰雲兵馬指揮姚成知州馬象乾皆以不  
屈死顧未邀贈恤也有聲字聞復金壇人登鄉薦崇

禎十三年特擢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督餉大同  
城陷被執不屈死福王時贈太僕少卿標字準明濟  
寧人天啓五年進士崇禎時歷官淮徐道奏議十六  
年二月起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陞見請重邊防  
擇守令用車戰禦敵招流民懲荒帝深嘉之李自成  
陷山西警日逼加標兵部侍郎總督畿南山東河北  
軍務仍兼巡撫移駐真定以遇賊無何賊遣使諭降  
標戮檄戮其使二月賊別將掠畿輔真定知府丘茂  
華移妻孥出城標執茂華下之獄中軍謝加福伺標  
登城盡守禦策鼓衆殺之出茂華于獄數日而賊至

以城降福王時贈標兵部尚書廷煥單縣人崇禎七  
年進士除工部主事歷知廬州大名二府即以兵備  
副使分巡大名十七年賊逼畿輔廷煥嚴守併賊傳  
檄入城怒而碎之三月四日賊來攻軍民皆走城遂  
陷被執不屈死福王時贈右副都御史之茂字松如  
麻城人崇禎七年進士歷官工部郎中服闋需次都  
下賊搜得之迫使跪不屈折其臂而死丞烈字養統  
大興人舉于鄉歷魏縣教諭戶部司務進本部員外  
郎究太倉銀庫城陷自經于官廨天顯松江華亭人  
由國子生官內閣中書舍人為賊所獲自經死騰雲

順天人為光祿署丞賊至誥其妻曰我朝臣汝亦命  
婦可汙賊耶夫婦並服命服從容投繯死成字孝威  
餘姚人由禮部儒士為北城兵馬司副指揮城陷自  
縊死象乾京師人舉于御官濮州知州方里居賊入  
率妻及子女五人並縊死至若御史馮垣登兵部員  
外郎鄭逢蘭行人謝于宣皆拷死郎中李逢申拷掠  
久之逼令縊死乃與鏹瑄志虞皆獲贈太僕少卿而  
垣登于宣至縊忠節行取知縣鄒達吉拷死贈太僕  
寺丞時南北阻絕皆未能核實也文璞瑛自有傳  
湯文瑗字兆鰲石埭人授徒京師見國事日非數獻

策闕下不報京師陷慨然語其友曰吾雖布衣獨非  
大明臣子耶安忍見賊弑君篡國乃書其衣衿曰位  
非文丞相之位心存文丞相之心投環而卒福王時  
給事中熊汝霖上疏曰北都之變臣博詢南來者確  
知魏藻德為報名入朝之首梁兆陽楊觀先何瑞徵  
為從逆獻謀之首其他纍纍若若者莫不稽首賊庭  
乞憐恐後而文璣以閭閻匹夫乃能抗志捐生爭光  
日月賊聞其衣帶中語以責陳演即斬于市文璣布  
衣死節賊猶重之尙不亟表章何以慰忠魂勵臣節  
且以愧奉朝之事二姓者乃贈中書舍人祀旌忠祠

時都城以布衣蓋節者又有范箴聽楊鉉李夢禧張  
世禧輩喪亂益甚且見聞不詳未能盡表章也箴聽  
端方有義行高舉龍講學都下受業其門魏國公徐  
允禎延為館賓見允禎驕數規諫允禎或佞見他客  
箴聽至輒斂容賊入置一棺偃卧其上絕食七日死  
鉉善寫真京師陷携二子赴井死夢禧負志節疎財  
尚義與妻杜氏二子二女一婢俱縊死世禧儒士也  
亦與二子懋賞懋官俱縊死又有周姓者悲憤槌胸  
嘔血數升死而柏鄉人郝奇遇居京師聞變謂其妻  
曰我欲死難汝能之乎妻曰能遂先死奇遇瘞畢仰

藥死

許琰字玉仲吳縣人幼有至性嘗封臂療父疾為諸  
生磊落不羈聞京師陷天子殉社稷大慟誓不與賊  
俱生欲舉義兵討賊走告里薦紳皆不應端午日過  
友人出酒宴飲琰擲盃大詬曰今日我輩讀聖賢  
書尚縱酒如平日耶拂衣徑去大姓懼賊至多携妻  
子避山谷琰歷走罵之已聚眾明倫堂琰獨衰杖屨  
踊號泣盡哀御史謁文廟猶吉服琰率諸生責以大  
義御史惶悚謝罪去及南都頒監國詔而哀詔猶未  
頒琰益憤痛趨古廟自經為人所解乃步至胥門投

予河潞王舟至急令人扶起琰詢其故嗟嘆良久議  
琰者振之歸家人旦夕守不得死遂絕粒尋聞哀詔  
至卽庭中稽首號慟并不復言以六月三日卒鄉人  
私諡曰潛忠先生南中贈五經博士祀旌忠祠當是  
時諸生殉義者京師則曹肅簡衛卿周謙李汝翼大  
同則李若葵金壇則王明灝丹陽則王介休鷄澤則  
段淵肥鄉則宋湯蘇郭珩王拱宸肅曾祖子登仕為  
甘肅巡撫賊入肅與祖母姜母張媿李及弟持敏妹  
持順弟婦鄧並自縊衛卿止一幼女託其友人亦自  
縊謹被執罵賊不屈死汝翼布政使本緯子亦罵賊

被磔死若葵當城陷與親屬九人皆自縊題曰一門  
完節明灝聞變日夕慟哭家人解慰之託他故走二  
十里外投水死介休不食七日死淵字仲弘父大白  
官監軍副使為楊嗣昌所殺淵負奇氣從父兵間善  
技擊嘗欲報父讎及賊破雞澤謀起兵復之俄聞京  
師陷疏慟即約山中壯士誅賊所置官偽令秦植跟  
踏走乃入城發喪製服行哭臨禮義肆大振為奸人  
所乘被殺遠近莫不悼之湯濟珩拱宸亦起兵討賊  
為賊將張汝行所殺

論曰人臣委贄從君明良喜起是其至願若夫捐軀

殉國亦事之最不幸者耳而乃預為計憶乎然一旦  
身丁危難義無所逃則亦惟殉之已耳而顧猶矯語  
全歸偷生苟活豈可以為訓乎是故準夔龍此易地  
皆然聖人立教守身授命之說義取相兼而道惟一  
致也明世自靖難後中外亦甚多故矣三百年中仗  
義死節無愧古人者實繁有儔其間封疆重寄民社  
岌岌固分誼之所應爾而區區販夫牧豎與婦孺丐  
傭之流日不識丁身全草芥亦或悲號孤憤慷慨赴  
死而莫回可不謂之正氣與嗚乎忠孝者生人之命  
脉也彼夫忘其所事而蒙面事仇者非平時被服詩

書高談名節者予往往念慮一差卽狗彘不若此雖  
則下流暴棄之過亦未必非習俗移人而防檢蕩軼  
之故也表宅里而殊井疆為人上者詎可忽乎哉